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04
30 March 1976

CHINESE

第一九〇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博亚先生

(贝宁)

理事国：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金泽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松德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6-81170/A

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07)

主席：按照在第一九〇〇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根据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参加辩论。

按照以前的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古巴、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印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尼日利亚、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干达、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请他们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按照第一九〇二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及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安哥拉代表卢武瓦卢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诺伊格鲍尔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丁·西塞夫人；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马里代表坎特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索马里代表候赛因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夫先生；乌干达代表姆旺加古洪加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赞比亚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及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我刚收到刚果、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的代表的来信，要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参加安理会对当前的议程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几位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刚果代表蒙乔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和南非代表博萨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以前，我要请所有想要在这次辩论中发言但至今仍未发言的非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在今日下午或至迟在明日上午发言。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最近数周特别标志着第三世界各国对各式各样的侵略和占领——不论是在南部非洲或巴勒斯坦——有了新的警觉。如果忽略这种情况，提出意味着迁就现实的论调，那就轻而易举了，因为那种论调是主张姑息的，因此也就用不着出力去争取真正和平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颂扬安全理事会的理由，它没有规避宪章加于它的沉重责任，它使一些国家很想避免讨论的问题得以提出讨论，而它们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把自己的利益说得不明不白，或是说得太明确了以致不便泄露出来。

主席先生，我们特别要颂扬你，因为你在履行职责中为非洲、贝宁人民共和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带来了荣誉，我们全都继续相信，在一个世界中，如果正义和法律不断地受一些太容易被权力冲昏了头、狂妄和不负责任的人所藐视的话，这个世界注定要被毁灭。

非洲各国关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是完全正常的，因为消极忍受或漠不关心如果导致加深南非首脑们的错误观念，以为他们可以继续践踏非洲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的主权而不会遭受抨击的话，消极忍受或漠不关心也就成为罪行了。

我国代表团对于这种侵略的立场是众所周知，因为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我们会同六个友好国家的代表团，在议程项目 53 下面，提出了一个有关比勒陀利亚政权种族隔离政策的草案。照我们的提案中的规定，大会要谴责南非武装部队在安哥拉的直接干涉，认为这是该政权决定要奉行和加强它在该区域的统治和种族歧视政策的一个新的表现，而这一决定有损于非洲各邻国的安全。大会也要要求南非的军事和半军事人员，包括雇佣兵，立即从独立的安哥拉国家的领土撤出。

我们的行动是出于对尊重新安哥拉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关切，而且是与当时发生的事件相关联的。我们另一项重要的关切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应的恢复活动，这与南非的扩张主义交织在一起，更加剧在整个南部非洲已具爆炸性的局势。必须要击败这些反动势力，要反对任何巩固它们在纳米比亚、罗得西亚、阿扎尼亚或独立的安哥拉领土内的地位，最后还要在国际舆论之前谴责它们是非洲的主要和真正敌人。

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建立在如此毫无疑问的基础上的动议，竟没有被大会接受。我们记得那是因为我们拒绝在谴责南非的介入方面作任何妥协，以及我们不愿——现在仍然不愿——将社会主义国家对非洲进步力量承担的合法援助与西方反动势力所鼓励的南非冒险主义等同看待。

对所谓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的干预这个问题的任何讨论，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既不合时宜，也不合理。我们继续相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非洲反剥削、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天然盟友。这些国家深知我们将继续寻求同他们在所有各层级的合作，深知我们所定的唯一先决条件是反对在我们区域内建立或推广代表任何强国方面的任何势力范围。我们也拒绝打算在我们头上套上非我们选择的政治桎梏的任何企图。

如果相信由于南非侵略安哥拉所造成的局势从那时起已消失了它的严重性和紧急性，那就错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定向国会提出一项法案，授权它派遣远征军到非洲大陆任何地点，便直接与这种局势有关。另一项决定要将它的国防部队增

加一倍，也是如此。当我们研究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关于从安哥拉撤走它的军队的声明时，我们考虑了这些措施。

这些声明的本质首先是想制造假象，使人以为南非种族主义者在试图使国际舆论相信它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以来的侵略安哥拉是有理由和合理的，那怕理由不多。在我们看来，比勒陀利亚政权犯了侵犯领土的罪行，这是要受到国际一级谴责的行为，与希特勒当年所犯的罪行毫无二致。我们不能同意让这个政权以警察自居，擅自赋与自己权力妄称重新建立公共秩序而随心所欲地干涉非洲各国内政，或不考虑有关人民的真正利益而妄加干涉。

这些声明也有给人错误印象的特点。葡萄牙政府在S/12023号文件中所作的解释使人不再有任何怀疑，那就是它从未请求过南非协助维持安哥拉的秩序，并说明了它曾经多次抗议南非的非法干涉安哥拉事务。

从所有这些能获得的结论，如果不是南非在过去和现在对待安哥拉的行为，正与它在干涉罗得西亚、在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在屡次攻击非洲各邻国中所表现的同样无耻，那又能是甚么？

比勒陀利亚正在尽其所能掩盖它在侵略中真正想追求的事务，可是它却欲盖弥彰。他们扬言说南非部队占领卡卢奎水坝地区是为了保护工人和维护那里的设施，事实上这个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只要一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所作的声明便能明白。在庫内内和卢瓦卡纳的设备将要开工，以利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的人民，而安哥拉的领袖们很能负起责任来，作一切他们能作的事，把纳米比亚人当作兄弟和战友，履行对他们所负的职责。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在其他方面找出南非介入安哥拉的真正理由。

经济的考虑肯定在这个局势中占很重的份量。此中可以一提的是大量的南非和西方的利益不仅投资在庫内内水坝，而是渗透安哥拉所有的经济部门。看来所有这些投资因安哥拉的政治制度起了变化而岌岌可危。还应一提的是，它们所关

心的是要促进外国经济利益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剥削，这就必须要有充足的水电供工业之用。

不过，尽管这些利益的规模庞大，我们不能承认保护这些利益对于尊重国际法原则能有任何裨益。任何国家，包括南非本身在内，如果对此事进行一次测验，就绝不会承认另一个国家在它领土内的一项投资——顺便提一句，它也参加了投资——就给与了那个国家军事占领投资所在的区域的权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认，这种占领——至少说是一种欺压凌辱的行为——给与占领者藐视东道国的主权或领土完整的权利。不然的话，那就是自己向最糟的一种法西斯主义屈膝，这种主义主张有一种主权应该臣服于那些鼓吹实力优越和种族优越的人们的权利。

在当前的问题上，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安哥拉人民对于他们国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而南非却想处于一种由贼自行决定归还赃物的条件的地位。它也许想用这种混淆是非的手法确保库内内水坝投资者得到承认，使它的假人道的企业获得某种国际许可，而在它的国际强盗行为上盖上一层宽恕的布幕，使盗行免受惩罚。

南非的计谋也不缺少政治的考虑。第一、种族主义政权的坚持取得关于尊重纳米比亚国际领土边界的保证，是很有意思的，至于纳米比亚的防御将使用一个费用庞大和精密复杂的系统。在法律上南非无权提出这项要求，尤其令人诧异的是，安哥拉已经宣布了他们不要攻击而且也不要兼并纳米比亚。由此看来，唯一的似乎说得过去的解释是，这是针对着解放运动而发的，特别是西南非民组，他们有一些人在安哥拉避难。于是为一项战略找到了理由，即南非的防卫前线必须设在安哥拉，甚至在赤道。第二、由于反对人运的夺权，南非已经显示它侵略安哥拉的范围已远超过了它如今试图要作的保护投资的需要。

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看来，罗安达进步政权的来临是对种族隔离和剥削制度的威胁，这个制度的根基还未稳固到足以抵抗社会正义与自由的革命思想的进展。又因为他们想在安哥拉和南部非洲维护某些种族的和种族主义的势力，南非就拖住了常热衷于满足他们要求的西方盟友，从事一项冒险，包括试图建立一个由

它们选择的安哥拉政府，这个政府的毫不犹豫的合作是它们要利用安哥拉人民和国家资源所必需的。如果环境允许的话，他们早就毫不犹豫地在安哥拉南部建立了一个傀儡国，它会替他们对于库内内水坝地理位置所引起的问题作了最后解决。

最后，由于所谓宽加和卡来的难民问题，南非今天仍继续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表示敌意。甚至当该国政府多次宣布了它要努力促进国家重建与和解的意愿，以及当它说了愿让那些流散在国外的人回到国内之后，南非那方面还继续利用这些所谓难民作为人质，或作为将来的颠覆分子。

不论如何强烈谴责南非的屠杀、强盗行为和无理破坏，都不会过份，这些行为无非是我们所指责的敌意的另一些事实证据，因为即使南非在三月二十七日离开了安哥拉，这种撤走并不能就使他们免除申斥和谴责。

我们不能受骗就相信这种撤走本身就等于比勒陀利亚对新安哥拉国家各种形式的侵略的终止。光宣布南非军队从安哥拉撤走没有任何意义，假如这支军队只不过是停在边界的另一边，在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内驻扎，从那里它可以不断威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而且有助于加强南非在该地的非法留驻。对于一个以敌视非洲人闻名的政权，而且它刚表现过它毫不迟疑地利用谎言保卫它的肮脏利益，又谁能信任这样的一个政权所作的承诺？

因此，我们必须如安哥拉代表所要求的，切实做到由安全理事会来证实这项撤军。

我们很注意地听了卢武瓦卢大使在此发表的意见和声明。我们极高兴欢迎他作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第一位代表和我们一道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他代表他本国政府提出的各项要求：撤出南非部队，尊重安哥拉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归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目前情况充分证明采取这些措施是正当的，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话，那么整个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当安哥拉获得独立的时候，它是一个有巨大经济潜力的国家。如果不是帝国主义

者和资本主义者最近的阴谋成功地破坏了它的经济基本建设，它可能早已坚决地致力于迅速发展。

安哥拉完全有权利向我们要求保证南非的侵略不会重演或继续。安哥拉也有权要求南非侵略者的赔偿，那怕这项赔偿并不能抹去所受的苦难，无益于人命的损失，也不能教我们忘记南非如何侮辱了非洲以及非洲人的尊严。

我们希望那些仍然相信一旦宣布撤军，侵略就不再用国际社会担忧的人会记得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清算上次战争期间所犯的罪行当中被追述的时候。正义感是不分境界的，也不能加以修剪使它迁就情况上的考虑，特别是当这种情况上的考虑是由于想要维持不合理的联盟或利益所引起的时候，而维持不合理的联盟或利益与我们现代国际良心的要求是很难相容的。

我在开始发言时提到面临侵略和占领的第三世界突然觉醒了。我们认为在这种正常的防卫反应和维护自然权利的上面对不应盖上一层谦虚的面纱。我们可以等待，直到要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感胜过了那些只有从误会人民的意志才能找到理由的理论，以保证尊重他们的权利和他们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作决定的自由。

这就是我们向安理会提出的安哥拉的情况。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你身为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就已经注定要从事一项艰巨的任务了。这已经是在你主持下安全理事会审议的第三个问题了。我们希望这第三个问题也能获得解决，在符合安哥拉人民利益下建设性地获得解决。

同时，我以苏联代表团的名义，热烈欢迎出席会议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合法的政府的代表团，这个政府是该国唯一完全有资格的主权所有者。这个代表团列席安全理事会，并且对问题的讨论付以信赖，显示出它仍然信任联合国。我们相信安哥拉将会成为联合国一个会员国，并且将对我们本组织的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现在，谈到审议中的问题实质。当援助安哥拉的问题发生时，情况非常复杂。这里有事关宣布独立的问题。去年八月的当时，配备着坦克车和装甲车并有雇佣

兵协助的南非军事纵队南向罗安达挺进。我们无需跟着这些纵队行军，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此外，还有由现在闭口不提此事的另一国补给和装备的其他雇佣兵。这个国家事实上给了他们武器。严重问题就此产生。雇佣兵迫近了首都，如果谁不清楚雇佣兵倒底是个什么东西，如果他有点钱，他可以去伦敦，看看雇佣兵如何受雇。如果他没有钱，他可以在纽约此地乘地下车去看看，也可以看到白种雇佣兵为同一目的受雇的情形。这并不太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问题：安哥拉会获得自由独立，还是会再度沦为殖民地？它会被再度架上殖民主义的枷锁，还是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当时谁能援助安哥拉？可能中国能。然而它为什么没援助安哥拉？让中国代表答复这个问题吧！他派了武装雇佣兵去。南非到罗安达去可能是为了些一目的？绝非如此。大家都知道，它去那里，是为了阻止安哥拉共和国宣布独立。我国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这种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当然不能对安哥拉人民的命运袖手旁观不闻不问，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安哥拉有任何利害关系。在安哥拉，是有财富的。那里有矿物和石油。但是我们国内有更多的矿物和石油。那里有沿海的海岸但是我们不需要它。在安哥拉，有安哥拉人民，我国政府决定真心帮助这些人民。另一国也帮助了安哥拉，而对这一国代表十分不幸的是，它自称是一个革命的国家，它的代表却把那些人称作雇佣兵。当我闭起双眼，聆听他说话时，我以为我看到了北约组织报纸的《新华社》标题。但当他开始说话时，我才看到，事实上却是中国代表在说话。我只有很遗憾，这是中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谈谈这个问题的实质。

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南非侵略安哥拉的问题。南非从安哥拉撤兵的事原来是该有一项宣告的，而且一如已经有人正确指出的，应当查证这件事。这样作非常需要，因为这些军队并非撤回南非领土，却是撤到紧邻安哥拉被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上去。这些军队可以随时再度用来对付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就是问题的征结。

所以我们是讨论在南部非洲的侵略问题，而非洲国家集团在安全理事会上提出

的问题已经远超出了一个涉及南非的当地问题的范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国际问题。

安哥拉事件再度显示并且确定了比勒陀利亚的头目和种族主义者的罪行，他们对南非人民扮演着警察的角色。当他们进入安哥拉时，他们并不是想保护邻近的纳米比亚河流的水力发电工程。他们进入安哥拉是为了使安哥拉不存在，是为了把它再度沦为殖民地，以期各种名目的公司得以继续剥削安哥拉的财富。这是他们前去的理由。

但是这不是他们前去的唯一理由。他们进入安哥拉，是想利用它作为一个基地，以对付年青的独立的非洲邻国。我们不能无视于这个事实。如果安哥拉不能抵制这种侵略，整个非洲就将陷入一个很糟糕的局面。我们就会被迫在未来许多年内要讨论消除殖民主义的问题了。

许多年来，比勒陀利亚政权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非洲人民和非洲国家进行侵略行为。远在入侵安哥拉之前，南非种族主义者就伙同葡萄牙法西斯主义者在莫桑比克对那里的民族解放力量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进行了血腥的挣扎。他们在津巴布韦也进行了这种挣扎。他们在其他尚未从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统治下解放的领土上，也进行了并且还继续进行着这种挣扎。这些比勒陀利亚警察们硬说他们有权干预非洲各国人民的事务，干预任何非洲人的事务。

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都很熟悉比勒陀利亚目前正在拟订的法令。它们都知道，如果该项法令获得通过，十几个非洲国家均将沦入南非武装部队的活动范围之内。这意味了些什么？这是从殖民主义解放出来吗？不，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对于非洲是否获得自由，还是殖民主义者返回他们过去的属地，将会很有影响。这是我们面前的问题。

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不是偶然的。一个离安哥拉几百哩之遥、与安哥拉又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没有理由进行这种侵略。我们不能把纳米比亚的边界视作为南非的边界。我们不承认南非有权把纳米比亚视为它的领土。

事实是南非政府决定设立一个缓冲地带，企图保全它的政权以及它对邻国领土的统治。在任何情况下，联合国都不能同意比勒陀利亚政权硬说自己有权干预非洲各国和非洲人民的事务的这种局面。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一些人说，一旦南非部队从安哥拉撤出（这点还需查证），就没有理由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了。

在这点上，我们只能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的合法要求，这项要求是由卢武瓦卢大使在安全理事会上所表明的：就是保证安哥拉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南非无权使用纳米比亚的领土作为它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的基地。

这方面我只引述一事实。安理会各理事国或许知道，全非最大的空军基地建立在纳米比亚。这座基地是为对付谁而建立的？谁威胁到了南非？谁想侵略南非？可能我的邻居瑞典，我想不至于。可能瑞士想攻打南非，我想还是不至于。我认为，这个问题骨子里很有些东西。

事实上，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为争取他们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安哥拉人民给予援助之际，北约组织国家不去帮助人运，却去帮助受到南非援助的那些派别集团。如果建立了基地，它们是用来进行侵略的，决不是为了安全或国防目的。

有鉴于这些事实，我们坚决谴责南非法西斯主义者对安哥拉的侵略，谴责他们使用纳米比亚对安哥拉进行侵略。但是南非人并不是孤军作战。他们是现今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的一个五花八门的联盟中的一支，他们收买为了钱可在世界任何地方杀人放火的雇佣兵为他们服务。

在我们这里的讨论中，有人提起雇佣兵的问题。我不认为对古巴使用“雇佣兵”一词的那个人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哲学家或者甚至一个政治家。他完全误解了历史、哲学和政治学。如果援助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人被称作“雇佣兵”，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帮助朝鲜的时候，他们也该被称作“雇佣兵”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而在安全理事会上使用这种诋毁的名词来指那些真正帮助安哥拉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斗争的人，的确比胡说八道还要恶劣。

我说过，南非在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时，并不是孤军作战。新殖民主义者和其他法西斯主义者在同南非人并肩作战。他们想在安哥拉维持一个堡垒，来对付全心全意想加强自己经济力量、提高文化水平以期赶上比较发达国家的那些南部非洲年轻的独立国家。因此，我们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要求——这是一项要求，而不是一项请求——对这次干预所造成的一切伤害应当给予安哥拉补偿。

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十分清楚地显示，不仅非洲国家声援安哥拉，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也一样，它们发言无条件地表示赞成立即终止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

我党总书记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最近谈到安哥拉时说：

“这个进步的新生国家已经成为国际干预的一个目标。这是帝国主义、南非种族主义者、非洲独立的不共戴天之敌以及那些愿意担当作它们走狗的令人厌恶的角色的国家所造成的事件。因此，安哥拉为保护其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受到了全世界所有进步力量的支持，这次斗争的胜利再度证明了人民要求自由的愿望不容任何人否认。”

安哥拉人民和他们的合法政府目前是全非洲大陆而不只是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重要一环。安哥拉已经步上了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一贯选择的道路，依靠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在非殖民化和消除种族主义、种族隔离这些事项方面的决定。

安哥拉人民正勇往直前。每天都可看到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新证据。这个政府已经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安全理事会十三个理事国所承认。有那一国还没有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这里一位代表的国家还没有，他的政府不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不愿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他的政府、他的国家不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受到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心？苏联对这件事的立场并不是基于任何偶然瞬间触发的动机而产生的，而是并且将继续

是一个有原则的立场。从一开始，安哥拉爱国力量争取从殖民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一直就获得苏联的充分支持和了解。

苏联已经给予了安哥拉精神、政治、外交和其他种类的援助和支持，并且目前还继续这样作。但是，不管这种援助和支持是多么令某些人讨厌，我们对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事业的忠心使得我们坚决这样作。虽然我们帮助了安哥拉人民保护该国的独立，斗争的英雄是安哥拉人民，不是别人。援助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安哥拉人民自己解决了他们立国和独立的问题，我们不可忘却这点。

我党上次大会上曾经说明，我党一贯并且将继续对争取自由的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在这方面，苏联不是为了自己的任何利益，不是要取得特许权，不以政治统治为目的，也不是要争取军事基地。我们这样作，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意识促使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命令我们，我们对安哥拉人民高度赞扬苏联、赞扬社会主义集团其他国家和古巴的援助和支持，引以为傲。

在这里，让我回顾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内图的话，他说：

“在一开始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现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非洲和全世界的进步国家一直是我们的天然盟友。它们对我们的斗争给予了精神、物质、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持。从一开始以来，我们所得到的最基本、最大宗的援助一直是来自社会主义集团国家。我们说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了。正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内政部长阿尔维斯·巴蒂斯塔先生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届大会上所说的，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的忘我的援助，它们对非洲和其他洲各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在我们战胜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发挥了真正的决定性作用。他说‘我们不预备指出所有曾经并继续给予我们精神和物质支援的国家，但我们愿特别指出苏联的慷慨援助以及我们古巴兄弟的实际活动’。”

我认为，这一评价以及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指出他的国

家政府有权在它认为有必要时，向任何国家吁求援助，而在这点上的任何关切都不得视为是干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对那些在安全理事会上试图散播有关这种事态的另一套说法的国家而言，是可以让他们无话可说的一个答复。

当今世界形势虽然十分复杂而且矛盾丛生，但主要趋势是走向缓和。可是，国际紧张局势的松弛并不意味着侵略者有从事活动的自由，也不意味着殖民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继续保有他们掠夺各国和各国人民财富的机会，更不意味着当这种情形终止时，它们可以企图使用武力重新取得它们失去的地位。事实上，这种活动造成了紧张局势，使情况更加恶化。

苏联代表团坚决谴责南非的侵略行为，要求它立即撤兵，要求它尊重安哥拉人民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并且要求它对它所作的伤害给予物质赔偿。苏联代表团认为，只有当安哥拉或任何其他非洲国家人民反抗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的斗争不再受到干预和侵略时，该一地区才能取得和平。

在同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间的关系上，苏联的政策基础是合作、友谊和相互了解以及给予全面援助，巩固它们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而绝不是殖民主义，象朗读《新华社》新闻报导的一国代表在此所说的那样。我党按照其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各国人民给予全面的支持。正如前面已指出的，在苏联采取的支持安哥拉人民反抗外国干预分子和他们的走狗的正义斗争立场上，已很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

最近召开的共产党第二十五届大会密切注意到苏联同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问题。大会满意地注意到苏联同发展中国家和新解放国家的关系的成功发展。这种关系的政治涵意已经获得充实。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国民生活和外交政策方面已有了长足进展所致。亚非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解放斗争中茁壮成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策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大，它们参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增加。新兴国家完全消除对外国的依赖、

自己掌握国家财富的决心更见加强。

大家都知道，一九七〇年代头五年展现出了非洲大陆殖民制度的崩溃的最后阶段。苏联共产党大会强调，完全扫除殖民主义、压迫和不平等制度的残余、使各国人民获得独立、消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切温床，乃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任务。这才是苏联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有原则的立场。那些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徒然宣告、反复毁谤的言论是没有原则的。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乌干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姆旺加古洪加先生（乌干达）：让我在已经发言的代表之后衷心地祝贺你，阁下，在正当我们的大陆对南部非洲少数人的统治进行斗争的这个极端重要的月份里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

我要欢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代表卢武瓦卢大使和他的代表团。我要向他和安哥拉政府以及他们英雄的人民保证我们乌干达全力支持他们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所进行的斗争。

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开会讨论关于南非对一个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正式成员，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的严重问题。乌干达，做为非洲统一组织的热烈支持者和现任主席，极其严重地看待这次侵略，因我们认为南非人在安哥拉领土上进军，不仅是对安哥拉的侵略，也侵犯了它的领土主权，并且是它内部安全的真正威胁。由于南非奉行种族隔离政策，它已经成为非洲的头号敌人。南非顽固地拒绝响应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建议。它顽固地拒绝遵守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它又帮助伊恩史密斯叛徒政权破坏对罗得西亚的制裁。因为整个非洲都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罗得西亚的史密斯叛徒少数人政府，因此南非对安哥拉的任何侵略都是对非洲的侵略，都是对国际和平与世界安全的威胁。

南非辩称它的军队进入安哥拉是要保护它在库内内水坝的利益，这种说法是站

不住脚的。南非在那里保护其利益的权利早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葡萄牙离开安哥拉，安哥拉独立时就终止了。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它侵入安哥拉是毫无根据的，非法的，而且葡萄牙也提出了抗议。由于安哥拉现在是一个独立国家，南非向库内内水坝进军是片面的，而不是双方的行动。

安哥拉代表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上星期五向安理会说：

“我们根本无意断绝纳米比亚人民所需要的电和水。”（第1900次会议，英文本第13-15页）

如果南非打算使用横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边界的库内内河水力发电系统为纳米比亚人造福谋利，它就应该遵照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结束对这个领土的非法占领，以便让纳米比亚人和安哥拉人为它们的相互利益拟定使用这个工程的办法。

南非不这样做，使人们怀疑它是不是想利用这项大规模电力来搞采矿工业，掠夺纳米比亚的矿物资源，同时用水来供应南部纳米比亚的白人村镇和农庄。我们怀疑南非所说的保护库内内系统到底是为了纳米比亚人的利益还是为了住在南部非洲那些少数种族主义者的利益。南非侵略安哥拉的真正原因是大家熟知的，我们根本不理睬它那不值一文的借口。

南非的正规部队向安哥拉作了有预谋的侵略，安全理事会应该最强烈地谴责南非。乌干达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这种无耻侵略。安哥拉代表已经十分雄辩地详述了侵略者从事的毁坏和掠夺的各项细节。侵略者不仅残杀男、女、儿童，而且屠杀牛群，毁坏工厂、桥梁、道路、机场、电台等；他们抢掠汽车、家俱和其它财产，从银行盗劫金钱。安全理事会应该要求南非对这种滥施毁坏和掠夺，以及对南非侵略造成的安哥拉人民的经济脱节提出赔偿。

非洲集团的主席已经详细分析了安哥拉问题，并向安理会强调一项事实，即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问题是一件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事。我们支持他向安理会要求在适当时机通过适当的决议以宣布安理会的立场。

南非是一个冷酷的侵略者，正如它对安哥拉，一个和南非并无接壤之处的独立、

年轻的主权国家，所采取的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摧毁生命和财产没有丝毫的顾忌。 这不啻是向非洲表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是何等的骄狂——但是我们就要同它碰一碰。 不仅应该把南非军队从安哥拉赶出去，而且要从纳米比亚赶出去。 南非已向世界宣告它的军队已撤离了安哥拉。 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撤回南非去？为什么还要留在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他们应该无条件地撤出去。

南非利用库内内水坝做托辞对安哥拉进行侵略，用一层烟幕来遮掩它真正的动机。 要是以为我们看不透它的本来面目和恶毒意图，就未免太天真了。 当保护它的北部缓冲地带遭到反殖民主义军队侵蚀的时候，它就已经感到解放部队的巨大压力了。 它对一个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进行侵略，激起了非洲解放力量的愤怒。 它从一个非法占领的非洲国家发动侵略更是加倍的愚蠢。 这是它延长其在南部非洲的白人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的最后的歇斯底里的企图。

南非沉溺于自己的愚蠢中，力图找寻一个光荣撤退的法子来挽回颜面，但是它却找到一个仍在它非法占领下的纳米比亚来充当庇护所。 南非应当知道它的种族隔离和白种少数人侵略的日子不长了。 我们深信非洲人军队战胜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恢复当地黑种人尊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为恢复人道主义的战争要求一切进步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支持非洲。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与安哥拉合作，给予它一切可能的物质和财力的援助，使它能顶住、并驱逐来自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 我们保证与英雄的安哥拉人民和一切解放力量团结一致，以求南部非洲的彻底解放，保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一日我们的兄弟肯尼亚常驻代表，以非洲集团主席的身份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 我国代表团要强调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全非洲人民和政府无一例外地要求安理会行动。 非洲人要表明和显示他们在反对南非白种少数人纳粹政权的殖民和种族主义侵略的圣战中，团结一致，因为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真正敌人，何处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要告诉所有人，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

人，面对着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团结的；我们是一个坚固的集团。这就是由肯尼亚大使阁下签署的三月十一日的信件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深刻的意义。

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大多是通过艰苦斗争和猛烈的战斗赢来的。殖民领土上的人民必需依靠武装斗争来获取解放和独立。安哥拉人民斗争了多年，牺牲了无数生命和资源才达到他们的解放和独立。当安哥拉经过几达十五年之久的漫长、流血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获得了独立的时候，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又对这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发动了严重的侵略。

注意到南非代表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十分有趣，他力图制造各种理由来说明他的政府必须在安哥拉进行干涉。这个种族主义政府借口说，南非政府必须保护前往安哥拉境内库内内河、卡卢奎水坝的工人，企图以此来平息国际论坛对它的侵略产生的愤怒。

目前讨论的问题十分清楚。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对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侵略。南非少数人政权公然蔑视联合国的决议和世界舆论。帝国主义国家一如既往地支持种族主义政权以保护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利益——因为我们知道，对这些国家而言，在这个种族主义政权与社会中从事剥削自然资源和人力的大公司的利益更重于消除非法干涉和侵略。

我要请安理会注意，非洲统一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四月的第九届特别会议上以下列明确的话着重指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非洲彻底独立的障碍：

“……南部非洲的问题是，第一，南非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第二，南非是一个种族主义社会。”

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第385(1976)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增强军事力量 and 任何使用国际领土做为进攻邻国基地的做法。南非军事侵略也遭到南非本身的非洲人民的强烈谴责。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已收到两个解放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泛

非大会)——谴责侵略的声明。此外,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人民组织)谴责南非利用纳米比亚做为在安哥拉行动的基地,并要求一切南非军队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撤走。

南非黑种人民大会(黑人会)也同声谴责南非非法侵略安哥拉,警告种族主义政权不要卷入安哥拉,并宣布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是安哥拉唯一的合法政府。

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经过是大家都熟知的。问题和事实都非常清楚,安全理事会收到的许多来文也是关于这个主题。这并不是南非对非洲人民和国家的第一次侵略;纳米比亚在南非纳粹政权非法占领之下,被用来做为进一步侵略和袭击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基地。津巴布韦和赞比亚曾遭受过南非的侵略。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与生具来侵略成性的扩张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它注定了要从事暴力和战争,一直到彻底自我毁灭为止。无怪乎安全理事会这一个月之中两次开会审议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少数人政权对非洲人民和非洲国家的侵略行动。非常明显,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由于一些白种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存在而继续受到威胁。这些可恶的政权决心要永久地奴役其地区上的人民。他们拼命压制日益高涨的浪潮,力图扼止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猛烈冲击。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他们在惊惶失措的举动中做出无可补救的破坏?伤害到非洲南部的独立国家和人民。

这就是何以在这个关键而决定性时刻,巩固非洲人的团结,巩固全世界进步和民主力量的团结是极其必要的。

在今年二月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安哥拉的决议中,重申非洲国家与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团结一致。并宣布对安哥拉的侵略是对所有非统组织成员国家的侵略。理事会声明,非统组织成员国有迫切的责任做出有效贡献。保卫安哥拉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部长理事会也重申它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再次肯定了安哥拉在加强

南部非洲解放斗争中应该发挥的主要作用。在决议的执行部分中，它要求联合国的非洲集团

“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审议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

令人痛恨和惊骇的是，尽管一再呼吁要对南非禁运武器，南非的侵略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政权目前仍然继续得到了一些国家给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那些正在帮助南非的人必须知道，他们正在帮助我们非洲的最凶狠最恶毒的敌人。这种国际的伪善必须终止。他们必须在非洲和非洲的敌人之间做一个选择。

在这里，我要赞扬那些支持安哥拉斗争的进步和民主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重申它保证支持安理会对南非侵略采取的任何有效的恰当的行动。我们向安哥拉人民保证，在他们对南非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的神圣斗争中，我们将给他们以最大的支持，我们并呼吁其它的成员国同样地给予支持，并且尤其是要通过下列各点：首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侵犯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其次，谴责南非使用纳米比亚这个国际领土从事侵略；第三，南非必须尊重安哥拉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第四，南非不得利用纳米比亚对安哥拉发动挑衅性侵略行动；第五，南非必须充分赔偿由于其侵略行动对安哥拉所造成的损害，并立即归还安哥拉人民被侵略部队抢夺、盗掠的设备和物质。

尽管我们安哥拉兄弟们紧迫地呼吁，全部讨论应该集中在南非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问题，而非任何与问题无关；也与安哥拉人民利益无关的事情，尽管肯尼亚代表以本集团主席的身分表示了全体非洲国家的明确要求，并代表非洲集团呼吁，

“非洲的所有朋友们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尊重安哥拉代表团在安理会上提出的这个案件和问题，把他们在本次辩论中的发言限于安理会面前的具体问题上”（第1900次会议，英文本第18-20页）

尽管有主席先生，你的呼吁，但是这个辩论还是被其它一些不相干的题目又开了。

做为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一个非洲和阿拉伯战斗国家的代表，做为本理事会的非洲理事国——其政府与人民和我们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们保持着最良好关系——的代表，我对这个讨论不能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进行感到遗憾和失望。更使我们遗憾的是，欺骗来自我们的朋友和盟国，而不是来自非洲的敌人。我们的确希望我们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战斗，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低度开发。我们盼望我们的朋友们站到我们这一边来同我们共同战斗，而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家园里，在自己人中间互相战斗，因为如果这样，最后还是我们自己吃亏受苦。我们与共同敌人之间的斗争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东非有一句谚语说：“两象相争，青草遭殃”。我们不希望这一场战斗殃及幼嫩而年轻的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我们认清了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它决一死战，但是我们自己人之间的分裂会给敌人垂死的挣扎带来多一次喘息的机会。

由于已经谈到这个微妙而敏感的题目，我要求把这一点列入记录，就是，我国代表团赞成我们的兄弟、坦桑尼亚的萨利姆先生在会上以他一惯的绝佳的辩才表示的各点，尤其是他提到的一项事实，那就是我们拒绝接受任何可以为南非种族主义侵略找到任何辩解的暗示。

因为我在安理会中代表一个阿拉伯国家，而且有人在此提到，某些超级大国在“阿拉伯国家中间挑拨离间”，这次安理会中又提到了一些阿拉伯政治的微妙部分，所以我要求把我以下的发言列入记录：我们阿拉伯国家包括二十个发展中的国家，它们经过了同四个殖民大国的长期艰苦斗争才赢得独立，其中大多数国家在赢得独立开始建国时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正当阿拉伯人开始取得独立的时候，他们必须面对一个背后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撑腰的，在巴勒斯坦进行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我们必须同来自我们国内和社会上的弱点以及同来自国外的，把利益建立在阻碍我们团结和进步上的力量进行斗争。我们阿拉伯人知道谁是我们真正的、长远的敌人，他们希望我们永远弱小和分裂、以便他们能继续剥削我们的

资源和战略设施，从而保证他们用武力和侵略建立在我们当中的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政权得以长期延续其生命。

可以向安理会保证，我们真正的敌人不会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特别不会是我们伟大的友邦和盟国苏联。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民主力量是支持阿拉伯解放运动和阿拉伯统一的，因为他们正当地认为，这种统一是全球解放斗争和人类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国家支持阿拉伯民族的自决、自由和统一的权利，阿拉伯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权力。他们认为阿拉伯统一运动是一个正当的民族运动，为反对落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提供了积极的因素。

我们确信，有了进步和民主力量的支持和团结一致，我们将会赢得胜利和统一。我们感谢那些曾经支持我们和继续支持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人。我们诚恳的相信，现在正是进步和民主力量团结一致携手并进，以击败我们共同敌人的时候了。

最后，我要代表利比里亚代表团，对我们安哥拉兄弟在打击邪恶和黑暗势力时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致以热诚和兄弟般的庆贺。我并热诚地欢迎安哥拉代表团和卢武瓦卢大使。我希望不久我们就能接纳他们作为本组织——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和我们一齐继续为正义、解放、和平、进步而战斗。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南非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博萨先生(南非)：主席先生，我很感谢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我谨祝贺阁下荣任主席。

刚才苏联代表的发言，可以说是安理会有史以来最虚伪的长篇指骂之一。 但是，这不仅是冗长指骂而已。 这也表示某些理事国如何地用尽心计要掩盖它们的行动和野心。 有人说真理会使人难受，今天下午在这个会议厅里所看到的，就是这句话的再清楚不过的证明。 甚至这张桌子也可以为这句话作见证。

我要说明：南非并无军队驻在安哥拉境内。 此刻，安哥拉连一个南非士兵也没有。 国际报刊和新闻机构已确实报导了南非部队最后撤退的情形。 罗安达当局大可邀请任何公正的视察人员前来调查，以证实这是否实情。 试问，安理会为什么要举行这次会议呢？ 尤其是在这个时刻，世界上还有其他需要安理会迫切注意的可能发生危机的地方，按照《宪章》，是否应该举行这样的一次会议？

在另一方面，让我问，就在这个时刻，在安哥拉土地上到底还有多少外国军队？ 这些从一个老远的国家派来、而且是由另一个老远的大陆的一个庞大的外国予以武装和支持的军队？ 如果安理会要想查明对非洲大陆的和平演变和稳定的真正威胁，不必往远处去找。 安哥拉的事态应归咎于受一个超级大国为争霸全球的野心而加以操纵的一支外国军队。 这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应该对安哥拉人民和非洲人民承担在安哥拉发动野蛮侵略的责任的不是南非，而是那个超级大国。

那个大国希望把它同非洲的合作，尤其是同我们正在讨论的那个领土的合作，为自己造成是无私忘我的形象。 这种关注显然是矫揉和虚伪的。 它的理论基础是，为了使世界其他地区接受其意识形态，如某一外国有三派争权，在独立前与其中一派作少量合作，在独立后就可以大规模地支持那一派反对其他两派。 它可以说：“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 当然，是完全无私的。 当然，是国际上一个新的圣诞老人，但雪橇却是由渴望战争的豺狼拉的。

在安哥拉没有南非的一兵一卒，但却有数以千计的古巴士兵的时候，我们竟被指控侵略。我们又一次发现某些国家为了妄图证明它们虚假的指控，对我国政府大加指责，并歪曲事实。因此，我不得不说明事实真相，就是南非对安哥拉的干预是有限性质的。

南非同苏联和古巴不一样，在最近的安哥拉事件中只扮演了极不重要的角色。同时，它扮演这个角色的动机与苏联和古巴也有所不同，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和人道上的考虑。它是为了要保护付出极大代价、纯粹为和平目的而建立的一项水电工程，并为了照顾数以千计逃避俄国人和古巴人的袭击而流离失所的人民，才不得不负起纯粹是人道主义的任务。我要指出，南非的介入所以会超越这个范围，是由于苏联和古巴在离开其国土数千里的非洲大陆进行干预的直接结果。

让我先简短地说明南非不得不为保护库内内河卡卢奎水电计划的安全负起责任的背景。使库内内河的河水改道，曾经是南非同葡萄牙签订的三项国际协定的议题，协定是在一九二六年——第一项协定早在一九二六年便签订了——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九年签订的。由于安哥拉南部和奥万博——西南非洲北部中央地带——缺水，利用库内内河河水对安哥拉和奥万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至为重要。

因此，根据这些协定，就建造了或正在建造需要专门技术和极为精密设备的庞大设施，以控制库内内河河水，供水力发电、灌溉、人畜饮用和其他基本用途。在工程计划全部完成后，占库内内河河流全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水量将受到控制，其中大部分在安哥拉境内。现在已经有全年不断的水源可以有史以来第一次供灌溉之用。

在这一方面，一个供调节水量用的水坝已在安哥拉的戈美建成，另一个位于安哥拉的卡卢奎的水坝也几已全部完成。我已说过，两个水坝都在安哥拉。一个在马塔拉的水力发电站——也在安哥拉——已经向萨达班代拉市·塞尔帕平托市和木萨米迪希市输电，并且向安哥拉——不是南非——中部的南方地区供应电源，供

矿业和工业发展之用。另外有三个将在戈美和卡卢奎之间建筑的水力发电站正在规划中。在库内内河流经西南非洲边界内卢卡纳地方的水力发电工程的进行已有重大进展。西南非洲北部的奥万博人民从这项伟大计划获益不少。一个长达175哩的运河网和横贯奥万博人口较密集地区的渠道现在已可引水供人畜使用。这个供水网于一九七一年建成，耗资8,500,000美元，从卡卢奎引来水源，由运河接引经安哥拉边界流入奥万博。这种四季不断的水源供应为已经开始的奥万博——不是南非——的工业发展铺平了道路。比前此更大程度的城市化，现在已有可能。我要强调的是，虽然估计南非需要为这项计划付出的总值大约为235,000,000美元，但是南非自己从这项计划得不到什么利益。我欢迎任何人提出相反意见。卡卢奎水库的水量没有一滴会流出奥万博的边界。这项计划完全在于使安哥拉和奥万博获益。请让我指出，居住在奥万博的人民差不多占西南非洲全部人口的半数。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六日，当南非政府知道卡卢奎的工人和设施因安哥拉的内部动乱需要紧急保护时，它才同罗安达的葡萄牙高级专员商谈该处工人和设施的安全问题，并经由他要求葡萄牙政府采取紧急步骤，提供必要的保护。因为有人在这里提到这件事，请让我把那天提交葡萄牙高级专员的备忘录中的若干有关节录读一下：

“根据关于卢卡纳水力发电计划的国际协定的规定，工人有在联合工程地区内行动、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在安哥拉方面并没有管制闲杂人等进入联合工程地区的措施。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安哥拉独立联盟的武装部队开入卡卢奎地区，执行管制任务，并下令南非工人和他们在当地居住的家属离去。他们暂时占据了工人腾出来的房子。此外，安哥拉独立联盟分子还在联合工程地区内举行会议，宣传安哥拉独立联盟接管该工程。”

不管葡萄牙的代表现在怎样说，但这个备忘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六日送交葡萄牙高级专员的。

我再引述该备忘录：

“安哥拉当局如遵守卢卡纳水力发电工程协定的规定，尤其是保证使用安哥拉一方工程地区的共同休憩场所的工人及其家属的安全，将受欢迎……南非希望同安哥拉维持友好关系，相信安哥拉当局对上述事项将给予注意，以防止发生不利于维持友好关系的事件。”

局势虽然暂时有所改善，但到了七月底，劫掠分子又再次骚扰工人，并使工程设施受到威胁。因此，南非驻里斯本大使于八月八日奉令请葡萄牙当局立刻为工程地区的安全作出适当安排，以保护工人和设备。

其后数日内，局势大为恶化，八月十二日葡萄牙驻比勒陀利亚大使被告知情况严重，南非已被迫自行提供必要保护，但同时，他也被要求紧急征询葡萄牙当局是否并何时能安排必要的保护。

一周以后，南非驻里斯本大使被召往外交部，并被告知，葡萄牙政府虽对南非政府在卡卢奎所采行动事先未与葡萄牙磋商感到遗憾，但他们了解保护工人与设备的需要。他们希望能派部队提供必要的保护，但发现未能如此做。同时还暗示“必须接受目前的局势，但是他们”——葡萄牙人——“要求尽一切可能避免任何直接对抗”。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葡萄牙大使访问比勒陀利亚外交部，并提到数日前在里斯本与南非大使进行的讨论。他表示要葡萄牙军队从陆地去到这个目的地，实际上很不容易，现在仍在探讨方法。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南非驻里斯本大使收到一份也送交联合国的照会。关于南非部队的驻留问题，照会的第4和第5段说：

“4. 假如在开始时葡萄牙当局不能立即调派军队到上述地区，但当时罗安达高级专员和比勒陀利亚政府都已有代表在温得和克直接进行接触。目前葡萄牙人已进驻卡卢奎。

“ 5. 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政府希望南非方面能采取必要步骤撤走派驻该地的南非部队，同时也表示希望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当局将尽可能给予合作，并协助提供供应品等，以便利葡萄牙派驻人员，保护工程的操作，向奥万博兰输送用水。”

为避免混淆起见，我可以说明，我刚才念的第 4 段最后一句，所指的是葡萄牙派往卡卢奎讨论执行第 5 段的两人或三人小组。

第二天，南非驻里斯本大使奉命告知葡萄牙政府，说我们赞赏和欢迎他们决定提供必要的保护，并希望能尽快停止我们采取的措施，并与葡萄牙司令合作、撤走有关人员。为此，我要向安理会宣读我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给秘书长的信的全文，内容就是根据了给葡萄牙政府的、但并未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分发的那封信：

“南非政府已从葡萄牙政府得知它已将给南非当局关于南非军事人员进驻卡卢奎水坝的信的全文、以及关于未明国籍的雇佣兵和其他人员从南方进入安哥拉的报告，送达阁下。因此，我将我国政府对葡萄牙来信的答复提请阁下紧急注意。

‘如先前告知葡萄牙当局，而且该当局也已了解，南非当局采取措施，完全是为了保护卡卢奎的工程和工人。当时南非当局曾请葡萄牙当局采取步骤保护工程和工人。南非当局赞赏并欢迎葡萄牙的决定，即葡萄牙部队如今已能保护该地区的工人。

‘南非当局将尽速终止他们所已采取的措施，并与葡萄牙司令合作，撤走有关的南非人员。

‘南非当局假定并期望工程和工人将得到充分保护。他们将进一步研讨由西南非洲提供供应品的问题，并将在适当时候把研讨结果告知葡萄牙当局。

‘如所周知，南非的政策是不干涉，它不容许雇佣兵或其他军队从它的领土或从它管辖下的领土展开活动。因此，南非政府听到有人说有雇佣兵和其

他人员可能已从西南非洲渗入安哥拉南部，感到不胜惊异。南非政府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有人能让它得到这类“可靠报告”，它将很感谢！”。

从我刚才所读的信可以知道南非远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安哥拉成为独立国家之前，就已表示愿意从安哥拉土地撤出。由于葡萄牙政府不能提供必要的保护，才使我们不得不出来保护卡卢奎水坝的工人和工程。

后来，葡萄牙的这项承诺完全落空，数周以后，它告诉我们，实在派不出所需要的部队去到该地，此外，在九月的最后一周，葡萄牙驻罗安达高级专员派一位使者告知南非当局，说高级专员要他说明，葡萄牙当局希望我们的部队一直驻留到安哥拉新政府——他的意思是指人运——接管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点对本议程项目的讨论至关重要。

我们更获知不可能有葡萄牙部队派往卡卢奎，因为他们正在从安哥拉撤退，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将全部撤完。

当然，从这些解释一定可以清楚知道，南非所已采取的步骤完全是为了要保护卡卢奎的工程和工人。在安哥拉独立之前与以后，南非曾多次宣布，一俟安哥拉能接替这项工作，它就会终止它的保护措施。

我要强调并清楚说明，与葡萄牙当局的确有过安排，要他们负责保护卡卢奎水坝，并在他们到达之前，由南非执行这项工作。

我已经强调过这个水力发电计划对安哥拉和西南非洲人民的重要性。从这项计划得到的利益甚巨。南非本身并不能因此而得到丝毫好处，但却承担了很大的费用。这项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预期要到一九七七年中期才能完成。如果工程受到破坏或不能完成，对于安哥拉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的经济影响，将是很可悲的。南非尽力之所能采取措施保护这项计划，直到安哥拉有一个安定的政府来接替这项任务，试问这又有什么可怪呢？由于安哥拉最近的混乱和不安，没有其他人能够提供这种保护，也没有人敢说，如果南非没有提供保护，会发生什么样

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提议由安理会担负责任，一直到安哥拉有一个政府能满意地处理这种局势时为止。安理会理事国一定都知道这些事实。

我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给秘书长的三封信中曾谈到导致南非撤军的经过情形。请安理会理事国参阅这些信件。

在第一封信中，我将我国总理当天声明的全文转达秘书长，总理说，南非在卡卢奎

“只是为了保护工人和该工程；如果一接到保证谓工人们将不会受到伤害，该工程将继续进行、和保证水的流入奥万博，它就立刻从该地区撤退。”（S/12019, 附件一）

我国总理又说：

“过去几天，我们通过第三方面接到了一些保证，这些保证一般说来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正在复查我们对这些保证所作的解释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南非将迟于三月二十七日从卡卢奎地区撤走它的部队。”（S/12019/Add. 1）

这项声明是继南非国防部长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和十五日所作关于邻近西南非洲与安哥拉边界的匡加尔和加来两个难民营的声明而提出的，可以并在一起看。他报告说，尽管葡萄牙政府已遣送了它认为可以接受的难民回国，仍然有一些人留下未走。如我前面所说，这些不幸的人聚居在匡加尔和加来的营地，由国际红十字会照顾他们。但南非国防部队仍在协助给予医药治疗，和提供食物。在他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声明中，总理又说：

“南非国防部队关于难民所已履行的要比它的责任多。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以后，我们不再向这两个难民营提供服务。”（S/12019, 附件三）

为了澄清某些有意或无意的误解，我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又给了秘书长一封信，信中说：

“……我想证实我国总理在声明中所说关于卡卢奎地区的话，适用于位于安哥拉境内的鲁阿加纳工程地点北方部分，以及安哥拉的任何其他部分。”

(S/12019/Add.1)

简言之，南非打算一旦获得它所寻求的澄清，就从安哥拉全境撤军。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国防部长在南非国会讲话时说，就已获得的保证来说：

“我们已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得到了必要的澄清。从整体来说，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保证是：不破坏有关的水电工程或危害工人生命，并尊重国际边界。该国政府已经表明它并不想要用切断电力供应的方法来损害西南非洲的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定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以前从安哥拉撤走我们所有的部队。”

国防部长又一次表明了南非的立场，就是它“唯一关心的是保护在安哥拉和奥万博的卡卢奎和鲁阿加纳的工程”。部长又说：

“预计在我们撤退以后，而该地区的情况又恢复正常时，就可以与有关各方安排有关该项工程的实际事务。”

这些声明加上南非后来的撤出，已无可怀疑地表明了南非的诚意。它的行动与谋求南部非洲的和平是完全一致的。

导致南非撤军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例子，表明了如果有关各方愿意解决具有爆炸性的局势，可以得到哪种结果。我敦请安理会不要作出任何足可损害这些微妙的和平主动的事情。

我前面提到过，就是除了对卡卢奎的水电工程提供保护，以及保护和照顾流离失所的人民以外，我现在还要再提起的一点是，南非所以会在非常有限——我重复一遍，非常有限——的程度上介入安哥拉，是由于苏联和古巴进行大规模干预的结果。南非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希望为安哥拉人民争取到所需要的时间，让他们可以自己在会议上达成和平的政治解决，又如果不能作到这点，就希望非洲统一组织有机会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寻求政治解决。南非的目的仅在于争取时间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有什么不对呢？南非从来没有，也不想介入安哥拉内战，这一点也与俄国人和古巴人不同。从头到尾，只要这种嚣张的外国干预终止，南非就会立即撤出。

和那两个国家不同，南非从来没有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安哥拉人民。南非也没有想用赤裸裸的侵略来为了自己的目的在安哥拉取得立足点，也没有想把一种新的、危险的帝国主义——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的恶劣影响远超过世界上任何过去同类经历的新殖民主义——带进安哥拉。

除非为保护水电工程所必要，在非洲统一组织于一月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后，南非根本就无意继续在安哥拉扮演即使是不很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在这次会议之后，南非就开始立刻将它的部队撤回到南部边界地区。它是自愿这样作的，并不是因为受到了军事压力，从那时起，南非部队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

当然，尽人皆知，早在南非在有限程度上介入安哥拉之前，就如我刚才所说，已有大量苏联武器运到安哥拉。同时，约有15,000名古巴军队，由苏联飞机运送到安哥拉，使用苏联武器残酷杀害数以千计的安哥拉人，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尽管他们口口声声慈悲为怀，但他们的公然侵略决不是为了要增进安哥拉人民的利益而是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的利益范围、和古巴代表在他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信中所说的：

“全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团体坚定的团结”。(S/11992, 第4页)

人们会注意到，在他们诋毁南非介入安哥拉时，却很少或甚至不提他们自己在那儿

的勾当。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策略，要想转移世人对他们自己不可容恕的侵略行为的注意，把过错推委给他人。但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这一次的行为太过明目张胆，所以已骗不了任何人。即使我们现在在安理会开会，要问的问题仍然是：俄国人和古巴人为什么还留在安哥拉不走？他们去到那里，要有15,000名武装部队留在那里的真正目的何在？他们愿意撤退吗？如果愿意，他们会定出时间吗？

对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的侵略关心的，并不只是南非。特别是许多非洲国家已非常忧虑地注视着他们的活动，并要求他们撤出——如我们在非洲统一组织一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中及以后所见到的一样。

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九日给秘书长致送有如下内容的信的并不是我国政府：

“我谨通知你，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在安哥拉境内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而作战的苏联和古巴军队，炸毁了铁路和公路的桥梁，那些桥梁是连接扎伊尔共和国境内迪洛洛的边境中心和安哥拉境内太谢腊德索萨的边境中心的。这些桥梁横跨克赛河，那条河是扎伊尔共和国和安哥拉的天然国界。”

（S/11936，第1页）

一九七六年一月底宣布他的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应付想破坏我们国家的任何行动，”并说“我们正在作战：请不要弄错，在我国有外国正在进行干涉，”又说“劫掠成性的老虎正带着凶狠的虎子从后门进来，”说这些话的人不是南非元首，而是一个非洲国家的元首。

我很能了解，由于南非的介入而把它们在安哥拉扮演过和正在扮演的角色揭露出来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使苏联和古巴很懊恼，因为很显然的，他们想尽可能地使它们在安哥拉的真正目的不让世人知道。

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安哥拉独立，甚至还在独立以后，非洲各国竭力设法使正在争夺安哥拉领导权的三个团体达成妥协，以便安排一个三方面都有代表参加的民族团结政府。这些努力反映在非洲统一组织的好几次主动，使三方面能会合协商、消除歧见。南非虽然没有参与这项努力，但很赞成非洲统一组织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因为那是和平解决，对整个南部和中部非洲都必定有利，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就将引起战争，使这个庞大地区不安定，为我们全体非洲人民带来灾害。

可是，我们都知道，和解的努力全无结果，主要是因为其中有一派已得到保证，可以从一个离非洲很远的庞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得到军事援助。

如前面所说，不仅是南非，其他非洲人也知道这种局势的危险性。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八日，也就是葡萄牙离开安哥拉前三天，非洲集团以发布新

闻稿的方式发表声明，我承认在声明中虽然对指说的南非侵略安哥拉作了谴责，但非常清楚地说：

“非洲集团也谴责任何国家的部队以任何方式侵犯安哥拉，”

——这是他们在谴责南非以后说的。

“非洲集团也强烈谴责目的在于破坏这块领土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非洲或非非洲的任何方式的外国干涉，使用雇佣兵，和一切武器供应。非洲集团呼吁所有国家不要采取任何足可破坏正在作出的努力的行动，以期安哥拉问题寻求永久性解决办法。”

后来，在十二月五日，有人对提交大会的谴责“南非部队对安哥拉的直接干涉”的决议草案提出了修正案。但又有一项由非洲国家提出的再修正案，要求谴责“对安哥拉的一切外国干涉”。

在把三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讨论这个事项以后，修正案和再修正案都被撤回——这显然是顾到了修正案支持者早些时候没有能得到大会多数成员对它们要想结束辩论表示同意的的一项决定。

我想指出，上述事态演变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大会中找不到可以构成多数的成员，单独对南非在安哥拉扮演的不太重要的角色加以谴责。理由也很清楚：多数成员——事实上每一个成员——都很清楚，真正的干涉、真正的大规模干涉、由外国步兵直接介入、以非洲前所未见的规模大量输入现代化破坏性武器予以支援的干涉，是来自另一大陆的一个超级大国，通过它在世界另一地区的代理人来执行的。

今月一月十日到十三日非统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时，安哥拉的局势并没有什么变化。非洲各国都知道这个会议的经过情形。虽然有不少非洲国家一心要想谴责南非，因为它干预安哥拉，但也有同样多的国家坚持要有一项针对所有外国干涉的决议。

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后不久，并远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得到普遍承认，或安哥拉获准参加非统组织为成员之前，南非部队早就已撤退到该国南部边界地区，我们在那里的任务很有限，我早已说过，完全是为了保护卡卢奎地区，和为数以千计的难民供应食物和生活资料。从那时起，南非根本就没有再参加过战斗。为什么现在忽然要指控我们侵略呢？

人运后来被更多的国家承认，成为实际管治安哥拉的政府。它现在是非统组织的一个成员。我们知道这种现实情况。我们要求人运提供保证，在得到保证后，我们最后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出安哥拉。

南非一向承认，安哥拉有充分权利选择其居民愿意选择的任何政治制度。在这个桌子周围的每一位是不是都能这样说？能不能？

可是有人提出论点，说安哥拉有权要求世界上任何国家援助它抵抗所谓侵略性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任何非洲国家都没有理由害怕我国政府会有任何侵略意图，除此以外，我还要问：在安哥拉，到底是谁在抵抗谁？是哪一些外国在进行干涉，破坏三个民族运动组织都参加的临时政府？

即使在今年一月底安全理事会开会时，也没有人提议要谴责南非。为什么没有？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的非洲同事们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今天无意在这里利用各非洲国家间可能存在的歧见获取任何好处，因为我太明白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但有时候，特别是在我国政府被单独选出来、狂妄虚伪地指控为安哥拉事件的罪魁祸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很坦率地谈一谈。我们必须当面谈一谈。

作为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个非洲人，我可以说，单独把我国挑选出来指责为安哥拉的侵略者——我们大家都知道仅仅在两个月以前，还找不到半数以上的非洲国家赞同这种说法——会有损非洲大陆的体面，并使它的信誉也受到损害。那些要这样做的人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他们正在伤害他们自己和整个非洲。

从十二月十日，或一月十三日，或一月三十日以来到底有了哪些变动，忽然要象现在所指说的、把南非变成一个侵略者？没有变动，完全没有变动。那些日期所存在的现实情况是历史事实，不能回头加以更改的。而且，从那时起，南非已经丝豪不再干预安哥拉的事务。在这段期间有很多联合国会员国承认卢安达政府，但这也不能改变过去的事实。

安哥拉代表说到了该国的物质损害：对公路、桥梁和各种设施的损害。当然，我们都知道，战争状态在安哥拉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当然，我们地都知道，有三个运动组织在那里和葡萄牙作战了十年，后来这些战斗组织自己又互相打内战，最后其中一个组织得到了由价值三亿美元的大量破坏性武器支援的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外国军队的援助。南非被指控使用精确性武器，但只要看一看古巴军队所用的武器——是非洲从未见过的各种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就应该可以使对苏联在非洲的愿望还存有任何幻想的人知所警惕。这些武器包括有多炮管122毫米火箭炮，122毫米火箭炮，122毫米野战炮，100毫米迫击炮，82毫米迫击炮，88毫米无后座力炮，75毫米无后座力炮，RPG-7防坦克火箭炮，耐火防坦克导弹，T34/84和T34坦克车，流动架桥设备，BTR-52步兵攻击车辆，米格21式飞机，米格17式飞机，菲亚特G-91飞机，装备空对地导弹的云雀III式直升飞机，各种哈佛T-6，萨姆-7地对空导弹，14,5 ZPU高射炮等等。

多年来安哥拉一直在动乱中，尤其是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更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行政上的崩溃使各种抢劫集团可以在四乡大事破坏，这还没有计算那些因直接战斗所引致的破坏。

安哥拉代表在他的发言里要求南非赔偿他指说南非从安哥拉拿走的一些东西。现在让我来谈一谈这些指控。

据说南非拿走了：

“……大量舰只……，卡车，还有成千的优良品质的牲畜，家庭和旅社的家具……”。（第1900次会议，第6页）

关于牲畜，我要指出，西南非的重要畜产工业是受严格的关于牲畜输出和输入领土的条例、和大约五千公里长的围圈牲畜的栅栏、包括沿着安哥拉边界的一道栅栏的保护的。疾病传染和因此引致牲畜死亡的可能性——目前奥万博一地就有大约五十万头牲畜——就绝不容许对条例的执行有丝毫马虎。即使按照传统婚姻习例，牲畜需要越界过户，也受到严格管制。所以，要驱赶“成千的优良品质的牲畜”过边界是既不可能，又无利可图，这是我可以告诉诸位的。

但卡车和家庭用家具被带过边界倒是真的——那是真的——是由数以千计逃避安哥拉战祸的难民带过来的，他们多数都是葡萄牙公民，其中没有南非公民。对于来到边界哨站的一个难民所携带的财物，试问应怎样去点查呢？难道要他把财物丢弃在草原上再向前走吗？当那些难民经葡萄牙政府认为可以接受而被遣回时，他们把不少私人财物留在西南非洲——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已经委派了一个保管人来监管这些财物。因此，说南非应对上述财物携出安哥拉负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提议安哥拉和葡萄牙两国当局可以就这事项再作进一步的磋商。我们将设法协助，但请不要叫我们负责。

我现在要讲到关于南非带走一大部分安哥拉海军的这项指控。南非海军从来没有参加任何战斗，所以也从来没有和任何安哥拉海军舰只接触过。所以，这项指控想来是指葡萄牙难民从一些安哥拉港口搭乘前来沃尔维斯湾的一些安哥拉船只。在这一方面，可以记得，南非外交部长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曾指出：

“……大约有2,200名难民试图取道南非沃尔维斯湾的海港进入西南非洲。”

(S/11938, 附件)

后来，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给秘书长的信里，我国外交部长又说：

“……葡萄牙当局业已负责接受其中属于葡萄牙公民的难民1,920名；这批难

民均经准许登岸，并自登岸之时起由南非当局提供食物、营房和交通工具，一直到他们以后离开温得和克前往葡萄牙为止。还有205名，大多为船主和水手及其眷属将由海上前往葡萄牙。”(S/11970)

我们曾把经过情形通知秘书长，这是有记录可查的，安理会理事国也都知道。

我们最近接到的消息说，从安哥拉港口逃出的一些船只中，有一艘拖船和四十二艘渔船还在沃尔维斯湾。据我们所知，这些船只都是在船上的葡萄牙公民私人所有的。对我们来说，他们可以随时自由离境。当然，我们无法知道，也不能期望我们知道，在安哥拉纷扰期间离开安哥拉港口的船只到了哪里，现在在哪里，或到底是什么人的财产。但我们与这些船只的逃亡毫无关系。因此，根本不发生南非责任的问题。随便指出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因为所牵涉到的人多数是葡萄牙公民，所以关于这件事，安哥拉政府似乎应该向葡萄牙政府交涉。

在这一方面提出的某些指控是关于移除包括如旅馆一类定着结构的不动产。如果安全理事会要听取这一类的指控，我看今后的指控将会多到不可胜数。我可以明确地向安理会保证，凡是民有财产，南非部队从来没有拿来当作掳获品搬离安哥拉。特别是牲畜、家具、家用物品或金钱，他们都没有拿走过。当然，我们不知道一些不同派别或当地的抢劫集团可能做了些什么，但我们不能对他们的行动负责。

安哥拉代表也作了严重的指控，说什么南非“……把好几千人带到……”西南非洲边界（第1900次会议，第6至7页）。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很难了解这项指控背后的复杂想法。即使实际上做得到，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认为南非要劫持15,000到20,000人。不但是逻辑，而且所有的证据都显示这种说法是与事实不符的。

安哥拉有过一场战争。我们知道过去的战争都产生了一些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

这一次的战争也不例外。如果这次战争能够例外地不产生难民，那么最先要高兴的国家应该是南非。因为首当其冲要承担责任去照顾这些难民的是南非，在边界遭遇到因此而产生的问题的也是南非。

我们已经竭尽所能，透过适当的国际机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联合国秘书长——让全世界关注到难民的困境。除了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凭它有限的设施有过积极反应之外，我们的努力很少成效——事实上少到使南非终于不得不停止对这些难民营的援助——很不幸地我不能不说——使剩下的难民表示失望和怨恨。

我相信安理会各理事国一定都看到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刊载的有关撤退的消息。除了别的以外，记者报导说：

“据报在军队完成撤退时，有数以百计的安哥拉难民，有黑人、也有白人，逃入西南非洲……官员们说，这些难民显然是游泳或划独木舟渡过布满鳄鱼的卡范果河，把他们的大部分财物都留在后面，没法带走。”

各位先生，这象不象是劫持？

我可以告诉安理会，就在南非最近撤退以前，在宽加尔和卡拉两地难民营的大约五千名难民中，现在仍然留在那里的只有数百人。过去几天中进入西南非洲的有两千人，给地方当局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同时我们正在设法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可是不能期待我国政府肩负起这样的重担。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秘书长已向我国呼吁，请我国政府不要把难民赶回去，让他们过界。我还可以说，有好几百人已经在丛林中散开，可能不久就要想办法过界。

难道还要我来强调这种局势的讽刺吗？一方面，尽管我们曾一再、虽然没有成效地呼吁有关国际机构来取代我们去照顾这些难民，我们却被指控劫持这些不幸的人。另一方面，一等到我们撤消援助，就有成千难民跟着我们走，还有人力劝

我们继续照顾他们。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双重标准，而且还在安理会公然运用。假情假义到这种程度，还象话吗？

重要而且应该注意的是，早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就有一封内容完全是关于难民问题的信送交秘书长。这是安哥拉独立以前两个月的事。因此，很明显的，难民——南非被指控从安哥拉劫持的那批人——的问题早在现在的安哥拉政府在卢安达成立以前就已成在。显然这些人是因为安哥拉有内战所以才离乡背井到别处避难。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去问接纳了成千难民的葡萄牙政府。

我真无法了解为什么我们对这些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援助——一种纯粹是人道主义的行为——会成为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大家一定清楚知道面对着这样的局势，我们是迫不得已，这些人是自己来投奔我们的。我们去到卡卢奎保护那里的设施，结果使生命受到正在加剧的战争威胁的大批难民，在南非当局进驻的该地找到了他们的避难所。在别的地方也有这类难民来投奔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和安哥拉南部的难民问题发生了关联。我们怎么办呢？纯粹为了人道主义的理由，我们不能把他们赶走；也不能袖手旁观，对他们说，“我们无法帮助你们，也不想和你们有任何关系”。因此，我们已竭尽所能地设法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为了援助所化费的已在六百万美元以上。我们协助遣送经葡萄牙政府接纳为葡萄牙人的近16,000人回葡萄牙。有一个时期，由我们供应一切必要的食住和设施的，在12,000人以上。

关于这件事，让我再提请注意我国外交部长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二日(S/11938)，二月六日(S/11970)和二月十三日(S/11980)的信。我已说过，南非国防部长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和三月十五日，也曾就难民问题发表过声明。

我承认，对于全然无视这些不幸人民的苦难，我感到非常失望，非常震惊。对于帮助了难民的南非被如此中伤并信口指控为劫持安哥拉人民，使我感到震惊。

当然我们可以暂时不谈策略，因为当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再要问谁有权在那里，或什么时候在那里，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努力反而会受到谴责，恐怕太说不过去了吧。我拒绝安哥拉代表的指控。我强烈地加以拒绝。那不但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也是对事实的重大歪曲。

较早有一位发言人提到了最近南非国会为了要正确阐明南非在战争时，发生冲突或遇有威胁等情况时将如何保卫国家安全而通过的立法，想施展花招恫吓安理会和其他愿意听这类话的人。这项立法只不过阐明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南非军队保卫国家的安全。这项立法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立场并无不同。过去的历史和惯例也都是这样。安理会也许还不如看一看古巴，古巴的军队显然可以自由派遣到世界任何地区，——不是为了保卫他们的国家，而是向其他大陆派遣军队、军事顾问团和炮制动乱。

关于这一点，还有人指说，从它过去所谓的侵略历史，可以推测到南非未来的行动。如果安理会理事国真的去翻查一下他们的历史书，我认为那倒的确是很好。他们会看到南非一向都不避艰险，敢于保卫自己的自由，甚至在某些世界大战中，还保卫了非洲国家的自由。难道说南非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也是为了侵略吗？

有人说安理会不应接受一种假设，就是南非对于因别的大陆的国家干涉非洲而引致的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有权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自己。有人颠三倒四地说，南非这种行动是对非洲各国的威胁，而不是对干涉主义者的威胁。安理会和非洲国家都会认识到接受这种推理的危险，如果推广适用到自己身上，那么在它们发现有一支外国军队出现在他们的边界形成威胁，将会束手无策，无法防卫自己。此外，南非自有史以来从未进行过侵略战争。对安哥拉或任何其他地方，它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侵略意图。相反地，南非相信的是和平。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指出，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在这个安理会曾提到

过我国总理在南非参议院所作的发言。他当时说，我现在引述他的话：

“南部非洲已走到了十字路口。南部非洲必须有所抉择。到底选择和平呢，还是使动乱升级。升级的后果是很容易可以预见的。大规模对抗将会造成大量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代价对南部非洲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再加上一些可以变得很严重的经济问题，那么非洲和南部非洲真是应该小心谨慎，避免走向混乱。但是，不必一定要这样，因为还有别的道路，还有一条路可走。那条道路就是和平的道路，关系正常化的道路，正确了解和正常交往的道路。南部非洲可以走这样的道路。我有理由相信它是宁愿走这样的道路的，”沃斯特先生说，“我相信它最后总将会走这一条道路的。”

这些有先见之明的的话语，当时就有人、其中有些还是非洲人、赞许说是通情达理，到了今天也许比说话当时还更适合。

一项不切实际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对问题的解决丝毫没有帮助。问题不会自己消失。南部非洲的国家和人民以及他们的问题不会就此从地图上消失。不管那些不能或不愿在联合国为和平作出贡献的人的不合作态度，南非仍将继续寻求和平的进展。但是——这不是恫吓——如果有一天所有理智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到那时请不要忘记我国政府曾恳挚地为我们之间的歧见寻求过和平解决的方法。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容有商量余地的——我不妨清楚地讲——那就是我们生存的权利和管理自己的权利。我们是几经艰辛，经过了三百年操劳和斗争，对我们非洲祖国——我们唯一的家乡——大地的热爱，才赢得这个权利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非洲的所有国家和人民伸出友谊的手，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开发非洲我们所居住的那部分地区，是可以发挥有意义的作用的。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被接受为非洲的一个国家。

主席：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很高兴在这里欢迎卓越的安哥拉代表，我至少要和其他代表一起祝愿安哥拉人民和平昌盛。

我不得不对我两位刚好代表两个大国的同事讲几句话。他们不是别人，就是我两位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同事。虽然我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但是，看见这两个意识形态一样的邻国恶言相向，我并不觉得很高兴。有人对我说：“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因为，你好象不喜欢共产主义的。”我反驳他说：“我们都是属于联合国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我们希望看到各国之间和平共处，不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是怎样。”如果我们的中国和苏联同事有歧见，我希望他们私下解决——我想他们在北京和莫斯科都驻有大使的——但是，如果他们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很多人都乐意帮助他们找出解决的办法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歧见应该公开谈论，那么，为什么不向安理会或大会提出一个具体的项目让大家一块讨论呢？我们既然是国家代表，代表我们的国家，就不要转弯抹角，互相中伤。因此，我向他们两位呼吁，如果他们认为把彼此之间的歧见提交安理会或联合国的任何其他机构对他们有好处，那么就请他们以后自行克制一点。

西方国家的缄默，在我们看来是很不好的。我没有听到他们之中任何一位代表说，他们已在注视事态的发展。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让那些非洲人和亚洲人将心里的话讲出来吧，讲出来以后他们就会舒服得多了。用美国的话来说，他们也许正在策划些什么——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我们不久一定会知道的。

至于外来的援助，我必须指出，美国在一七七六年以前的独立斗争曾经得到法国人的援助。谁能忘记拉斐特呢？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法国人是革命者，但是，那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拉斐特并不是一个革命家。当然，法国有他们的波旁家族，而英国则有他们的国王。这是帮助一个新兴国家反对另一个大国的问題，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另一方面，我相信总有一些象拉斐特那样抱着崇高理想的人。我读过他的传记，发现他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

义者。另一方面，许多英国历史学家认为，拉斐特所以来到美国，是为了要设法削弱英国在殖民地的势力。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是谁帮助了欧洲的西方盟国呢？是美国。当然，他们说“我们帮助欧洲的西方盟国，是为了保卫民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比战前更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变得仪式化了。我看不出为什么一些国家不能援助其它国家，只要他们不是别有用心，或眼前不是别有用心。不过，我必须指出，在我们这个年代，免不了会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们的政策仍然是基于力量均衡和势力范围，所以，苏联认为帮助安哥拉人民是件好事，而我们的西方好友却觉得苏联干涉了他们心目中认为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帮助一个民族解放自己总是值得做的，不管援助从那里来。譬如说，希腊在一八二四年取得独立时，是谁帮助了希腊人呢？英国派了诗人拜伦勋爵到希腊，帮助希腊人从奥托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很多人都为了这件事赞扬英国。当然，土耳其人不喜欢，但是，相信自由的人却认为英国人这样做是好的。当西方盟国想肢解奥托曼帝国的残余领土——安纳托利亚时，又是谁帮助了土耳其人？是俄国人——苏联人。他们用骡队装满了金砖，而不是给养来帮助谁呢？帮助土耳其人，虽然土耳其人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呢？又是力量均衡和势力范围在作祟。在国际事务中还是那老一套，说起来应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痛心，也教导我们务必使下一代有一种新的办法。

现在，我要谈谈我们的同事，博萨先生的发言，我不能不这样称呼他，不管我们里头有些人认为南非的政策是多么的可耻。他讲到假情假义。别人不讲，竟然由博萨先生来说是假情假义。天啊，那真是太可笑了。他还讲到无私忘我。然后，他还讲说什么“保护和人道主义的目标”。我仔细倾听，以为他真的会接下去说要让某些民族从南非的枷锁下得到解放。结果他说的原来是一个水力发电站，花了十页的篇幅就讲这个水电站。他们为这个水力发电站花了27,500万美元，但并不想得回丝毫好处。如果联合国经费不够，我们现在知道向哪里去要了。我们的预算可以平衡了。你们听了发笑。这的确是可笑。用阿拉伯语来说，为了宽

宏大量的上帝的面子，南非付出了27,500万美元。他接着又谈到在安哥拉的有限度的介入。他们既然看到自己已经失败，何必还要更深地介入呢？我想，他们这一招是很聪明的。我是很客观地讲。形势已对他们不利。倒不如聪明一点，保全他们在安哥拉的军队。他自己也为此庆幸。如果他知道现在我们里头会有人对他的发言加以分析，他就不会讲这种话了。

我还要再来谈谈那个水力发电站。我可以告诉他，我们的非洲兄弟宁愿忍受干渴，宁愿日落后在黑暗中过活，也不愿自己的自由被剥夺。博萨大使，你听到了吗？人不是只为得食而生。在非洲大陆有水电站以前，非洲人就已经在生活。歪曲事实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当十字军来到我们的地区后，他们学会了农耕。你们知道，十字军东征的理由之一是阻延民族运动，因为，所有的国王和王子都是教皇的臣属，当时欧洲的政教权力都属于教皇。当时粮食大歉收，教皇在一〇八七年对他们说——当时的宣传家不是别人，正是彼得隐士——“去到圣地，把耶稣的墓地从异教徒的手中夺过来”，异教徒是指巴勒斯坦人民。如果教皇知道《古兰经》——我相信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就会知道在《古兰经》中也讲到基督，认为基督与上帝的精神是合一的。那些十字军的战士双手染满了巴勒斯坦土著人民的鲜血，然后说，“耶稣，我们来为你报仇。”

当然，现在我们不是生活在中世纪武士挥刀弄枪的年代，我们生活在工业技术的年代，我们有些什么呢？水力发电站。我们阿拉伯国家有句成语：“宁食自己地上的稗子，也不食十字军的金黄禾谷。”稗子是苦涩的，营养价值也较低，但非洲人民宁愿在日落后生活在黑暗中，也不愿让别人颐指气使，就因为他们算是工业化了。非洲人民有一天也会工业化的，到那时，他们也许会缅怀没有水电站的岁月也说不定。水力发电站给了我们什么呢？目力衰退、生活反常、深夜不眠。我们有些人一到晚上就成了花花公子和花花女郎，但在所有这些所谓文明的点缀品还不存在的年代，人民过的倒是自然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不谈谈南非不但干涉安哥拉，而且也鬼鬼祟祟地干涉非洲很多地方

的真正原因呢？他们害怕。某些西方国家——我不想将它们混为一谈——害怕终有一天非洲人会把白人赶走。我为那些无辜的白人难过，因为他们到底也是人。他们将成为牺牲品，将为战争付出代价。

但是，我的好朋友博萨大使，请你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还赖在纳米比亚？他们发动战争——我不是军事家，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大规模的还是有限度的战争，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军队来自纳米比亚。国际联盟曾宣布纳米比亚为其委任统治地，委任统治的某些规定和条件是：应为居住在委任统治领土的人民做好独立的准备。巴布亚人民已获得解放。对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加快了对离他们自己领土不很远的人民的政治教育和解放，我们要表示敬意。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解放纳米比亚，作为对非洲人民的一种姿态呢？

我不打算谈种族隔离政策。我的非洲兄弟总是想什么都谈。大家加盐加醋——什么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等等，搞到后来盐醋放得太多不知道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南非为什么不让纳米比亚得到解放呢？让他们告诉我们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在那里保护的一些部落酋长，或是因为有某些利害关系？这些我们过去都已经谈过了。我在安理会讲过大概有十次，在大会二十次。我曾经有好几次跟南非外交部长马勒先生谈过话，都是关于加速纳米比亚的自决进程。但总是拖延。我们怎么能不对南非失去信心呢？现在我谈的不是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主义。我现在专谈纳米比亚，从那里他们发动了侵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千个为什么？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让纳米比亚得到解放，纳米比亚不是他们的地方，但从那里他们发动了侵略。

安哥拉人得到什么保证，南非日后不会把纳米比亚作为进一步侵略的跳板？他们有什么保证？他们什么保证都没有。南非在纳米比亚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地位。我在秘书处给我的地图上注意到，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有共同的边界，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之间也有一小块土地是相连的。我们的非洲兄弟有什么保证，南非不会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借种种理由采取钳形攻势，又一次包围安哥拉呢？我

他们没有保证。因此，如果他们要向我们表示善意，那么，请他们不要多谈水力发电站和27,500万美元。让他们立刻使纳米比亚得到解放，然后我们才会开始相信他们真的明白过来了。你们再也骗不了我们了。

但是，不幸地，南非白人依然抱着十九世纪殖民主义的想法。这已经行不通、已经过了时。

纳米比亚在法律上是一块已由联合国宣布为获得了自由的委任统治地。但这等于我宣布自己在法律上是中国皇帝一样，实际上我不过是在这里坐在这个小小的桌子后的巴鲁迪。南非实际上依然统治着纳米比亚，我们坐在这里，都不过是假见证。某些西方国家保持缄默。当他们说到要对罗得西亚和南非实施制裁时，我对我的非洲兄弟说：“你们在浪费时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制裁并没有发生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是一样。”

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去强迫南非明白事理吗？不。我要向他们呼吁，因为他们以白人的身分在非洲的日子是不会很长的了。我想不会再有几个“十年”，只能以年计，也许还有五年、六年或者七年。我不是预言家；那不过是根据了我自己的分析，在许多例子，这种预测往往是正确的。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之中毕竟有很多人都是无辜的。头脑应该醒一醒的是一些领导人。我向他们的领导人呼吁，醒一醒吧。

真正的非洲人大约有22,000万。但是，有多少白人呢？有人对我说，白人有420万人，他们照着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是一个外来因素，象一个长在非洲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上的脓疮，如果他们不能和大多数人相适应，脓疮将要被刺破，脓水将被挤出来。这样会给非洲人自己和白人都带来很大的苦难，用譬喻来说，那些白人会象脓疮一样被挤出非洲大陆之外。我不过是用譬喻来讲罢了。

两亿两千万非洲人对五百万白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服食避孕丸来节制生育。但是，即使他们服食催孕丸，非洲人根本不需要药丸，他们会象野火燎原那

样地孳生繁殖。

让南非人撤出纳米比亚，表示对我们的善意。我曾经通过博萨先生与马勒先生交谈。我提到这一点，这已是第十次——也许是第二十次。“如果你执意不改，你将会垮台。这是一个不出几年的时间问题。”这些话是可以说了再说的。

博萨先生刚才自称是非洲人。但是，他们是生在南非的欧洲人，不是非洲人。罗得西亚是什么呢？是塞西尔·罗德的封地。后来，他要求英国政府接管，就象东印度公司要求英国接管印度一样。英国人很识趣，终于撤离了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巴基斯坦，它们现在很自由、很快乐，大家都是朋友。为什么南非人就不能和非洲人做朋友，要知道这样你们自己也会过得更美好。好吧，你说你们身不由己，因为人是习惯的动物，你有白色的皮肤，蓝色的眼睛——或者不管是什么颜色的眼睛——你们宁愿自感孤立。你们使我想起了巴勒斯坦的撒马利亚人。当时，撒马利亚人是不愿意和犹太人有任何往来的，你们知道他们最后怎样呢？他们最后只剩下了大约87人；他们人数所以会减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和犹太人往来，且又同族通婚。如果你们不愿意和黑人混杂，象葡萄牙人在巴西和其它地方那样，我要向葡裔巴西人表示敬意，因为你怎样说他们，他们并不都是种族主义者，虽然他们之中也许有些人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他们自动走路。你们走路吧，我们会问我们的美国朋友，看他们是否需要开金矿的人，让那些不愿意和其他种族混杂的人去到阿拉斯加和德克萨斯。他们的财产可以由联合国保管。那些不愿意和黑人混杂的人可以自便，去到德克萨斯、阿拉斯加、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我不知道今天的澳大利亚政府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想澳大利亚会接纳这些人的。他们是人，白人和白人在一起总还是白人。白人和黑人在一起会产生黑白混血儿。他们不喜欢黑白混血儿，虽然他们喜欢牛奶巧克力。真是可悲。

我想问南非人一个问题：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他们相信自决吗？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自决，他们就应该立刻让纳米比亚得到解放。我们这样对他们说，到现在已经有十年到十五年了。

大约十年前，我参加了大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关于西南非问题，当时我们曾要求委派两位中立国家的行政长官，同南非一起管治这块领土，使西南非洲——或纳米比亚，我们现在给它的名称——在五年到七年的期间内获得自由。但是，到了一九七六年，他们又怎么样呢？南非人从一块不属于他们的领土发动了侵略，然后他们来这里大谈什么双重标准。安理会理事国不是都听到了博萨先生在谈双重标准吗？到底是谁在制造双重标准呢？

有人指出，他们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应该尊重自决原则，这项原则已由我们之中某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加以详尽阐述，成为一项充分的权利。旧殖民主义国家在它们的国会中也提到了自决权。我记起我的好友塞缪尔·霍尔勋爵，当我们在第三委员会辩论自决权问题时，塞缪尔爵士总是对我说，“我的好朋友，自决是一项集体权利，我们现在谈的是个人权利”。我回答说：“我们不是离群独居的；还有家庭权利、宗教权利和工会权利又怎么样呢？我们不是把人当成一个脱离社会的单独个体来看待，而是把他当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区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一员。”

时间不早了；但我讲话还不到一个钟头，象南非代表那样，他把一半的时间花在讲水力发电。我讲的是自决，是人民的解放。我讲的是白人还可以在那里再赖多少年。好好地离开吧。如果你们不愿好好地离开，就住在全是白人的聚居点，但你们南非人无论如何都得离开纳米比亚，免得整个非洲的人民，在亚洲人和拉丁美洲自由派的支持下，我敢说，连觉悟了的新英国人、新法国人和新意大利人也在内，向你们进军，他们也许不会用武力把你们赶走，但是会为了争取纳米比亚的自由大声呼喊，直到你们抵受不住，耳膜也被震破。如果你们聋了，我们将为你们医治。

主席：联合王国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沙特阿拉伯代表先是讲到他不明白西方国家的缄默到底表示了什么。如果我们也能有这么一次向沙特阿拉伯代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有人对我说过，我发言太多太长。

我的回答是，那些握有世界权力的人——我相信我们的英国同事还是很强的——讲话不必讲得很久，但是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在联合国改变政策并采取新态度以前，在这里的唯一安慰就是凭一张咀，而不是凭枪弹，不停地讲我们所要讲的话，希望一再地讲，我们最后即使不能使你们清醒过来，但至少可以影响你们，让你们对非洲人和其它人民更仁慈一点。

主席：我请中国代表发言。

黄华先生（中国）：因时间关系，中国代表团不打算现在对苏联代表发言对中国的诽谤进行回答。

但我要指出以下一点：在巴鲁迪先生发言之前，两个侵略者都为他们侵略与干涉安哥拉罪行作了辩护。一个把自己描绘成安哥拉人民的救世主，还发誓说他完全没有任何自私的目的。一个把自己描绘成关心纳米比亚人民特别是奥万博人民利益的慈善家。

然而，这些都是荒谬可笑的谎言。所有这些谎言都改变不了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安哥拉人民中留下的血写的事实。

主席：苏联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理会理事国无疑地已注意到，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和各委员会的会议上从来就不先对中国代表团发动论战。这一点立刻可以用早先会议的录音带和逐字记录加以证实。论战总是中国代表团先开始的。

今天的事情却有些奇特。南非代表已经离开会场，他提出的论点和中国代表在发言时所用的完全一样。我希望得到中国代表的答复。

两脚不能踏三船。

主席：请中国代表行使答辩权。

黄华先生（中国）：我已经说过：两个侵略者，也是两个说谎者。我不必多说了。

主席：请苏联代表发言。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想如果中国代表不在这里提出反苏的诽谤和赤裸裸的谎言，安理会的讨论定能进行得更快、更有条理和更有建设性。

主席：我提议休会，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再恢复审议本议程项目。

我请那些应邀参加辩论，但仍未发言的非安理会理事国的代表准备在明天早上发言。

下午七时五十分散会